

約

許欽文著小說集

(四)情書一束 定價六角

章衣萍著

預約處北京東城翠花胡同十二號

者郵票不取

預約處北京東城翠花胡同十二號

北新書局

京報副刊

第四三七號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三日 星期六

博士 (獨幕喜劇)

徐丹歌

人物：

余克敬，約五十歲；

余克敬夫人，約四十五歲，

余懷德，約二十七歲，克敬之子；

余克儉，約四十歲，克敬之弟，懷德之叔，某大學校長；

張瑛若，約二十三歲，懷德之未婚妻；

但鐵心，約二十五歲，懷德之好友。

地點：

在余克敬家裏，一個中等的客廳上。

時間：

一個深秋的下午。

台景：

客廳時，為一小小客廳。陳設須簡樸。台裏一方桌，克敬與其妻沿桌左右對坐。台之兩旁有茶几書椅等等；懷德穿西裝，坐在一書椅上。克儉反又着手，踱來踱去。大家作正在談話神氣。

余克敬：我兒，你到歐洲去了八九年，連這層都沒有想起！

余克敬夫人：你看，你的叔叔只在美國等了三年，就得了博士回來；現在身任大學校長，誰不欽敬！

余克儉：呀！嫂嫂，不要說起這層來；我亦是僥倖得着一名目罷了！我想懷姪亦講得有理：「與其得空頭博士回國來哄人，還不如依然故我的好！」

敬（以手略略拍桌）：「空頭博士」，「空頭博士」，只要大家是空頭，就無所謂空頭！

余懷德：但是……

敬：但是？呀！呀！……

敬妻：好好兒談，為何生氣呢？懷兒，你要說什麼？

德：但是，這種博士不值錢的！

儉：（微笑。）對咧！

德：呀！叔叔，對不住，對不住，我沒有留心，亂說。

儉：沒有什麼呀！這種博士只須……

德：（接口說）……只須在中國線裝書裡東抄

一章，西譯一句，便成了一本論文。好在外國人不識「天，地，日，月」，說話說錯了，翻譯翻走了，都不要緊；他們那裡會看得出來！就是一般自命東方學者的教授，也不過是一些「銀樣蠟槍頭」罷了！外人做一本博士論文，至少要下四五年功夫；中國人却不同了，半年起稿，半年請人修改，一年內外，就可製成一摞薄薄的論文。你們這容易不容易？

敬：容易！容易！既是容易，為何你也不容易一下子？（說畢，氣憤憤地下場。）

敬妻：懷兒，你不必生氣；父親的脾氣天生如此。

德：我悲哀中國人不識真價值還來不及，那裏有功夫來生氣？父……

（有人在廳外笑語聲。）

張瑛若：懷哥回國了！懷哥！懷哥！

博士（獨幕喜劇）
林風眠藝術成功的三時期
「不懂」
歡迎歐陽予倩洪深兩先生
春
孫公週年紀念會場

日三十月三

徐丹歌
王代之
姚爾賢
余上沅
學
淑等

德：呀！瑛妹，（德上迎握瑛手，）真是多年不見了！你近來好麼？

瑛：真是多年不見了！你雖比去國時消瘦了一些，精神却好。（回頭向敬妻及儉招呼：）

儉反敬妻：瑛小姐，您好？請坐！請坐！（兩人含笑退場：）你們兩個兒暢談一回罷；我們停一會兒再來。

德：瑛！……

瑛：……

德：瑛！我們的大願，恐就寔實踐了罷？你想幾時……結……

瑛：（面紅，亂之。）我來時在街上逢着筱青及明，他們真快樂！

德：聽說筱青在日本得……

瑛：……得了文學博士。

德：呀！他們向你講些什麼來？

瑛：（作嬉笑。）你請看！

德：他們有否說到我？

瑛：對咧！（兩手相搓。）他們說聽說你回來了，他們說我不久就做博士夫人咧！（作嬉笑狀，半週頭向裏場。）

德：（作懷疑狀。）呀！

瑛：（驚駭回頭。）什麼？什麼？

德：你永世不會做博士夫人了！

瑛：（堅持懷疑雙臂，手微抖。）為何來？你不愛我？改了心？認識了別人？

德：不是！不是！都不是！只因我不會得着博士頭銜！

瑛：八九年功夫？

德：是的，八九年功夫。在這八九年中，我頗用了些死功；可是我沒有想到這虛榮的「博士」！

瑛：（縮回兩手；冷然道：）不差，你有理；「博士」是虛榮的。但你可曾記得我們臨別的晚上筱青和明祝你的話？

德：（面色蒼白。）我想起來，他們祝我得了博士回來結婚。

瑛：就是這層了！於今呢？

德：（忽舉手表觀之。面改笑容：）呀！已是四點一刻了，我這有一個演講會要去赴會。再見罷，悽哥！（言畢趨出廳外。）

瑛：（在後跟隨；思拉住瑛若，却又不敢；舉手，放手者再。）瑛妹！瑛妹！

德：再見罷，悽哥！

（張瑛若走出門時，恰逢但鐵心走來，兩人互相招呼。）

瑛：鐵心先生，您好？再見！

但鐵心：（驚。）瑛小姐！（抬頭見德，趨

前握手。）為什麼？為什麼？我看你不十分快活！瑛小姐為何去得這般快？

德：呀！不要說起！我們入內細談罷。（兩人入內，坐下。）

瑛：我一聽得你回來，就馬上趕來見你。為何你不快活？

德：呀！……這叫做……（作忽想起狀。）老實講，你以為現在的中國，還是需要博士呢，還是需要真實有學問的人？

瑛：這……這倒看地方去的：博士而有真學問，博士亦不妨做做，否則……

德：否則半文不值，你看剛纔瑛若的行徑！

瑛：（作悟狀。）我知道了：瑛小姐要嫁個博士；偏你不是博士。對不對？

德：對是對了；可是還有我的……

瑛：呀！鐵心先生，你來得正好！

德：（起立。）世叔，您好？

儉：請坐！請坐！

（三人沿桌坐下。）

儉：懷德回來是回來了，可是有一個難問題要解決。

德：爲了博士問題，瑛若小姐不歡而去，是不

是？

德：可是還有我的雙親咧！

無花的蔷薇
漢譯古事記神代卷(2)
馬建人

新女性三月號
性的比例和兩性關係
婚與性
周建人
每册一角
五分全
一元五角
一元五角

時事短評
一，還不想緊收回海關管理權
二，對於稅務司封鎖廣州港口的幾句話
三，對待判斷

本報自五十三期起大加革新每星期改
在星期二出版茲為優待讀者起見並不
加價格總發行所北京法大孤軍社

未名社刊物經售處。
（本處售書時間在每日下午一點半
至六點鐘。）
京內外各大坊書有代售

沫若（C）（張資平）（羅馬）（王獨詩）（詩選）
穆木天（）（想的）（馮乃超）（醉酒與知人）（葉
靈鳳）（譯詩）（穆木天）（再譯詩）（王獨詩）（街燈
（郁達夫）（寒霄）（同上）（給沫若的舊信）（同上）
尾聲

德：唔唔！

德：還有一件難事，你們都不知道。

德與德：呀！呀！

德：我們大學裏缺少一位羅馬法教授，我本想

請懷姙去担任；可是……。

德：可是學生以頭銜為重，我不是博士，就不

配做大學教授？

德：中國人總以耳朶當眼睛，而且耳朶亦不靈

便！

德：這樣總非辦，須得想法纔好。

（但德心細思久之。）

德：（突然開：）外邊已有人知道懷兄未曾考

博士麼？

德：恐怕沒有罷。

德：我這次回國，連友朋間都沒有預先通知。

德：那就是你的錯處了！

德：為何？

德：除了通知親戚朋友之外，還須自己做一篇

善自己獲揚的新聞稿，向各著名的日報裡

去投寄；如此，人家纔能知道你，敬重你

！閒話少說；你這次回國，有沒有帶些廣

告之類回來？

德：（笑。）廣告？我那裏有與此集廣告？但

我偶然帶了幾張學校章程在那兒。

德：上面有沒有“Ecole”這字？

德：（笑。）當然有的。

德：（喜得跳起來。）好極了！好極了！快快

都去拿來！快快快！

（懷德下場。）

德：鐵心先生，你這一着棋下得我莫明其妙！

德：哈！哈！哈！這這這是很簡單的！（附

耳向克儉語若干秒鐘。）你看這法子妙不

妙？

德：（以手撫鐵心肩。）好是好極了，但是我

看不穩！

德：不要緊！不要緊！包能成功！

（懷德捧一大摺紙上。）

德：（接紙，一一分閱之。）這張太小；這

張太狹；這張印得太糊塗；……得着了！

這張很合式；Ecole。一字印得很起眼，

紙也很大。

德：（笑。）這原是一張貼在牆上用的學校招

生廣告。

德：（將此紙捲起。）德先生，請你去請令兄

嫂出來。

（克儉含笑入內。）

德：懷德，你去請你的未婚夫人來。

德：她方纔說她要去赴一個演講會。

德：（笑。）那得有這回事？她正在家中失望

而哭哩！你去好好地請她來；只說有一件

要事，須得在此地解決。

（懷德懷疑地走下。）

德：（侯懷德下場後，）哈！哈！「依依脉脉

兩如何？細似輕絲渺似波；」我但某今天

來替你把瑛小姐勸得心迴意轉，免得你再

唱：「月不長圓花易落，一生惆悵為伊

多！」

（克儉夫妻及克儉上。）

敬夫婦：鐵心先生有何指教？

鐵心：有一件喜事奉告，但須等懷兄把瑛小姐

請來時再講。

（各人坐下。懷德携瑛若上。瑛若面

上尚有淚痕。）

敬夫婦，德：瑛小姐，請坐！請坐！

（瑛若及懷德坐下。）

德：（手搥紙捲，）諸位，我有件要事報告您

們，就是懷兄早已得了博士學位。

德：（起，呼，）我？博士？

德：（以手暗拉懷德衣角，）當然！你何必再

要瞞人？

敬夫婦，瑛：呀！呀！

德：（略展紙捲，作讀狀，）諸位靜聽：Ecole

des Science Politiques, ou, Pa-

triments de Etat, 國立法政專門大學……

……你們中誰能讀法文？瑛小姐？

瑛：不，我不懂法文的。

德：那麼，我想不必請原文了；我直接翻譯罷

：「國立法政專門大學博士學位證書：余

懷德君，年二十七，中國上海人；在本校

修業有年，已得碩士學位；今復投考博士

學位，其論文為中國憲法概論：見地精確

，考據周詳：由該論文評試員認為優等及

格，應即授以本校法律博士學位。……」

下面便是校長及三位評試員的簽字。諸位

聽了沒有？

敬夫婦：好兒子！好兒子！……。

瑛：（同時呼，）懷哥！好懷哥！好懷哥

呀……。

德：你們不要嚷；我還一事告訴你們：（衆靜

聽。）我們大學裏本來少一位羅馬法教授

，我想就請懷德一就罷！這證書我有用，

請懷德先生給我。（懷德授之；克俊捲之

如初，執於手中。）

德：（愈形驚愕，）但是……我……不……。

德：（起立：）拉懷德至塌端，低聲道：（你這

樣笨？人家花了多方法，纔得到這樣結果

，你還要固執？（拉懷德至原處；且行且

高聲說：）這事答應了？

德：答應了！

（衆起立。）

敬夫婦：好兒子！孝順的兒子！你考得了博士

，豹之乎考進了翰林一樣！

瑛：呀！懷哥！我彷彿在夢中！你真考得博士

了！你為何起初要駭我？狡猾的懷哥！

德：（進與懷德握手，）恭喜你！

德：我恭喜大家：我恭喜世伯父世伯母得着賢

子；恭喜世叔訪得明師；恭喜瑛小姐嫁……

……呀！這很難尋得一適當的字眼……

真的，我等吃喜酒，等得不耐煩了；（轉

向克敬夫妻，）我要向世伯父母討吃了！

敬夫妻：呀！真的，我們越老越糊塗了！瑛小

林風眠藝術成功的三時期

王代之

吾人要批評或解釋林先生個人的藝術和成功，應該分爲三個時期去觀察，才能得到系統的了解：第一期，是從主觀方面出發，努力於極端的寫意派——中國畫。第二期，是從客觀方面出發，努力於極端的寫實派——西洋畫。由第一期的努力，回到客觀方面，得了一種成功——進化。由第二期的努力，回到主觀方面，得了一種成功——變化。有這兩期的結果，造成了東西新藝術之「素」。由這點繼續努力過許多日子，便進了第三時期，就是他最近

姐和懷兒不要心怨我們；我們明天就向張

府上去提議，愈早愈妙。（笑向瑛若，）

瑛小姐，你說如何？

德：（緊依懷德，羞羞地道：）世伯父！世伯母！

（衆大笑。）

德：（在笑聲中說：）但是……我……不

……（句爲笑聲所掩。）

幕閉。

七，二，一九二六，在里昂。

★ ★ ★

的大成功——創造。他的大小構圖（Compo-
sition），都是他平日極深刻的印象，和熱烈的
情感所表露出來的。試觀「摸索」（記者敬按
請參觀本報今日增刊）一幅，所表現的世界思
想家，爲人類而犧牲一切，在黑暗中尋求光明
，在生命中尋求意義；其中人物如引導唐德（
Dante）游地獄與天堂的維吉爾（Virgile，表
現一種虔誠和神秘不可思議的神氣。其他如荷
馬（Homere），托爾斯泰（Tolstoi），耶穌
（Christ，易卜生（Ibsen），哥德（Goethe），
沙河（Sappho），維克多利亞（Victor-Hugo
），托斯夫斯齊（Dostoiwki）諸人，
將各個思想活現出來。此爲林君留居柏林時最

水滸
小說論及其他
一封信
教員
長征
成都遠夫
仿吾
爲隱法
種仲平
柯仲
司論

劉復著
漢語字聲實驗錄（法文本）
附精圖一冊
巴黎大學古音學元音元音一冊

羣經平議 實價三元
諸子平議 實價二元二角
古書疑義舉列 實價九角

定價每份七分預定半年十二期八角全年
二十四期一元五角國內及日本郵費在內
國外另加半年四角全年八角總發行所上
海寶山路三號里A字十一號創造社出版

大絕作。「風雨之後」，作於民國十年遊歷法

國海濱各處之後，描寫村中漁家婦幼極不安靜
的生活；每於風雨欲止未止之際，相率赴海濱
，探望她們的丈夫或兄弟子姪的小艇，感到到
宇宙間一切險象，和人類一切危機。「蔡子民
先生之今昔」(記者按參觀十日日本刊)一幅
，是表現蔡先生思想的一部分；蔡先生是東方
文藝家吸收希臘文化的導師，這畫中的兩像，
一個是表現蔡先生的過去——少年時代；一個
表現蔡先生的現在——旅歐時代；一個表現蔡
先生的形象——老態；一個表現蔡先生的精神

——少壯。後台畫着希臘文藝大神阿博羅(Apollo)，傍邊現着兩個女神密斯(Muse)，不啻將蔡先生所具有的希臘精神和文藝思想，描寫無遺。「人類的歷史」一幅，當前表現着人類的母體，及一種天賦的性的情態，孔雀，表現華麗與矯傲，獅身女首的石像，代表帝王的暴力；琴女，表文藝，羽神，表高潔之理想；酒壺，表昏醉之意；劍血，表戰爭的殘酷；顯出人類的歷史，都是因人類的血液繼續染成的。「生之慾」(記者按參觀本報今日增刊)脫化於德國大哲學家叔本華(Schopenhauer)，以生存慾望(Volunt Vire)為中心的寫意。「哀潮」(記者按參觀本報今日增刊)寫着孀婦及老人對悲風慘雨的黑潮哀吟，聯想

代賣處

上海羣益書社 北京景山書社
巴黎美文書店 北京北新書社
北大出版部

齊內老君堂七九號魚宅
翠花胡同北新書局
景山東街景山書社

到宇宙的變化，人生的痛苦，寫出無限的悲思。我所提出來這幾幅構圖，均含有極深刻的意義，藝術家自不難一索即得的。但普通一般人，斷定他是不會人人看得懂的，現在因為林先生個人展覽會已經在藝專舉行，所以特別地向大眾介紹一番，一方面使參觀林先生作品的人們，對他這幾幅重要作品，或能得到一點了解的方便；一方面使同情林先生的人們，知道他的藝術成功，有他一種獨到工夫的由來。

「不懂」

姚宗賢

不知道是一般人對於藝術增加了興趣嗎，或孫福照溫克威諸先生介紹的力量，這次林風眠先生的個人展覽會竟有這樣的擁擠！初開的一天，我也在會場內徘徊，瞻仰這位青年藝術家的偉大作品。我在會場裏遇見許多同鄉和朋友。我問他們看了林先生的作品覺得怎樣？他們都笑迷迷的答覆我說「不懂」。

固然，也許藝術家的神秘不是人人懂得的，也許我的同鄉和朋友無鑑賞這樣高深藝術的能力。不過在這些參觀的羣衆裏，我相信如我的同鄉和朋友的人多着呢，所以我跑去找王代之先生，請他把林先生作品的意義，向觀衆作一個詳細的文字的介紹。王先生這幾天忙得利害了，很不想來作這件事，後來被我催逼

數次，今天才作了一篇「介紹書」登在本刊，大約明天還要再在場內發散呢。

在王先生這篇「介紹書」裏，解釋林先生習畫的經過甚詳，不過對於林先生這次展覽的畫品解釋得太簡略了；並且有幾幅也是觀衆所指為「不懂」的，王先生竟未去解釋牠。所以我根據林先生的談話，參照王先生的「介紹書」，依着陳列的次序，再來作一個零碎的介绍。也許我所說的是不對，將觀者引到林先生作品的意義以外去，但不對雖然不對，至少總可以使觀者省去許多猜想與思索。以下我就開始說林先生的作品罷。

「金色的顫動」是在一個清朗的夏天，一羣安適而且快樂的女子在郊野沐浴。沐浴了，她們披着金色的長髮，裸着純潔的肌膚，歇坐在濃陰之下。縷縷的陽光，透過叢樹的枝葉，射在她們身體與衣服之上。涼風吹來，枝葉不住的搖拽，金色的陽光也就因之蕩漾了。

「蔡子民先生之今昔」是表現蔡先生的精神與肉體兩方面。少年的是過去的蔡先生，老年的是現在的蔡先生。上面畫着的是文藝之神 Apollo 與 Muse，還有一個詩人所彈的琴。因為蔡先生是吸收西方文化的導師，啓發東方文化化的先覺，所以拿這些東西來象徵他的思想與精神。就是告訴我們說，我們所欽仰的，不單

是蘇先生的形體，還有他的思想和精神。

「摸索」是把世界上的大思想家，大文藝家都請在一塊兒來，又在這一塊兒中表現出各人的神態。紅冠的耶穌，白衣的托爾斯泰，伸着手的但丁，白髮蒼蒼的荷馬，執着琴的法朗士，站立着的哥德與易卜生……等，他們都在黑曠裏不息的「摸索」，探求人生光明之路。

「人類的歷史」是一幅很有意義的創作。代表「人之母」的裸體女像的下面，有個裝酒的器具和一股利劍。右邊是兩個美麗的孔雀；左邊是一灘鮮血；血泊中又有幾個人頭。孔雀表示驕傲；酒器表示沈醉；劍，血，人頭是表示殘暴之意。後面的琴與女神，是象徵文藝，愛情與人類高潔的思想。總之，立在這幅畫前，至少也會感覺到人類的進化，是一部複雜的，慘淡的歷史。

「夜未央」是一個病人病入膏肓的老詩人在愁慘的深夜，嚕他的最後呼吸。可憐啊！當詩人生時，給了人們許多快愉和安慰；但在淒涼的深夜，病着的詩人啊，除了膝上的琴與侍立着的家人外，有誰來安慰他呢？這是表示文藝衰落之意，並且隱含着藝術家悲哀與痛苦。

「既往之夢」是在繁華的柏林的咖啡館中，圍坐着許多紅男綠女，他們熙熙攘攘的，終日沈迷在無意識的快樂裡。他們穿着華麗的

冠服，肆意的歌舞調笑，以為是享盡人間之樂。但以藝術家銳敏的眼光看去，這不過是「肉的生活」罷了。林先生曾遊其地，故想像往日情形而作此畫。沈迷在肉慾快樂裡的人們，醒過來吧！

「哀思」是一位活潑美麗的少婦，因為病魔的關係，竟使她形容憔悴。她慘白的面頰，披散着散亂的黃髮，表現出無限的悲哀與沉痛。聽說這是林先生自己的故事，因為林先生以前的夫人是一位德國人，後來不幸因病死了，林先生回憶她病時情形，於無限傷感中作了這幅畫。縹緲的柔情，在慘淡的色調中完全表露出來。

「生之慾」是一羣凶惡的猛虎由荒山中跑了出來。有的昂首呼號，有的低飲洶裏的流水。他們不是要故意炫示他們的威武，也不是存心要去欺凌百獸，他們是要求滿足他們的「生存」的「慾望」。不過他們那裡知道，在他們這種要求之下，已經犧牲了許多弱者！當他們雄赳赳的站立着時，「萬物之靈」的人們也在發抖了。

以上所說的，是林先生作品裏最重要的幾幅。至於別的我以為用不着怎樣解釋了。不過我始終不敢相信我所說的就是對，所以觀衆的「懂」與「不懂」還是不敢斷定，尤其不敢負

責。

在林先生的作品裏，我們常見兩種東西。一是琴；一是孔雀。琴是詩人彈的東西，孔雀是一種華麗的動物。所以林先生喜用琴來象徵文藝；用孔雀來象徵驕傲與華麗。這在歐洲許是很平常的事，但在我們國裏也怕有些人要嚷着「不懂」，所以在此說明。

十五，三，十二。

歡迎歐陽予倩洪深兩先生

上 沅

我們一向傾慕的歐陽予倩洪深兩位先生到了北京了，這不能不說是戲劇界的一個盛會。這兩位先生用不着人介紹；不但北京人，就是中國全國的人也大半知道他們；不但中國全國的人大半知道他們，就是在東西洋，知道他們的人也已不在少數。這兩位先生尤其用不着我介紹，因為我是他們的朋友；替熟朋友捧場是大犯嫌疑的事。

可惜得很，他們不能在北京久住，而在這短期旅居內，又因為帶了「空谷蘭」這個很好的影片來，不能整天和我們暢叙。幸喜他們肯替我們於本星期六上午十點在藝專講演一次，我們自然覺得非常僥倖。

創造社出版部開始營業通告

本部已租定上海魯山路三德里A字十一號為發行所於三月十六日起先行交易除發售本部自己出版的書籍外並代售國內有價值的書籍並代售各種便利讀者的辦法外埠及本埠愛好文藝的

十五年三月二日出版

時事評

許辭代與北京政局

冰

字森

京

第

夜

談

琴

刺

的

灼

火

三月十日出版

章

魯

迅

李

霖

野

外埠每份運費二分定全年一元半年六角郵費
不在內歐美南洋再加郵費八角
總經理處北新東城翠花胡同十二號北新書局

午
什
兩
婦
毒
女
的
三
心
時
代
間
後

仲
季
倪
慨
志
文
士
北
原
山
東
街
書
社

期十

小雜感
來件：寫寄朋友們
●通信處：北大第一院猛進社
●出版日期：星期五
●報費：每份本京銅元四枚外埠函購加郵費二分
●半年五角全年一元
李玄伯
低能兒寄向
北京

歐陽先生，洪深先生，現在都不能解除上海的合作，在北京和我們一般同志來促成一個劇院的事業，這是我們萬分覺得失望的。我們原約過他們來主持專的戲劇系，誰知他們又受了合同的拘束呢？我們的力量單薄，戲劇事業的前途渺茫，所以我自己雖一面歡迎他們，却一面又懷着滿腔的恐懼。

恐懼？藝術之宮的磚瓦是要一塊一塊，一片一片的建築上去的。如果我們沒有耐性，沒有毅力，或是祇有一點兒耐性，一點兒毅力，中國戲劇的前途（至少在北京方面），是沒有希望的。所以，我們不能因為他們不能直接的幫助我們便灰心；況且，將來京滬兩方面在戲劇事業上，能夠互相提携，互相鼓勵的地方還很多呢。

我們知道歐陽先生和洪深先生在上海所主持的戲劇協社，我們也知道他們的好成績。他們最好的成績不單是公演時所表現的東西，却是習演時所表現的精神。他們去年也曾排過「第二夢」，排過六星期之後，大家覺得不能滿意，於是放了下去，並不公演。我們北京的愛美劇社有這個精神沒有？說起來固然慚愧，但彼此都是同志，又何妨老實不客氣的自曝其短呢？

前幾天我聽見兩位久想會見而無機會會見

吾同志，談及聯合北京各愛美劇團的計畫來，大家很覺得這樣才可以補救目前的缺憾。我希望各劇團的精神份子可以集中精力來表演些可以算戲的戲。如今藉着歐洪兩先生來京，大家精神煥發的機會，大家正好開始做這件聯合的工作。戲劇界的同志，大家來歡迎歐洪兩先生，尤其要大家來一致努力於戲劇事業！

春

學 昭

從清曉的迷茫晨氣裡，我嗅得了春的沁息；在一角的門縫裏，映着黃的小窗鐘，黑的保險箱，綠的琴譜上的閃光，我看到了春的形態。春呵，你已來了麼？是何時降臨到這冷寂而煩擾的大地？芸芸的衆生，在你之前奔波，那扎，從夏到秋，從秋到冬，何曾有例外。

我默坐在案頭，我想撕破這窗紙，看一看晴空；我走在大路中，我想飛上青天空去。

晴空是渺茫的，青天是晶明的，流雲在那裏浮遊，紙鷂在那裡瀉動，不熱不冷的微風從我頭上掠過，我仰起頭來，想念於不可捉摸的遠方：

遠方：側徑已長滿了綠茵，山花，茶花，早蘭，初發的芳味，若有若無中雜着飛來，黃鶯兒在唱，黃鸝在酣叫，田園與草場中，牠們會聚牠們的歡樂而迎春。

遠方：湖濱的遊人如蟻，車如流水馬如龍，湖上的划子如梭般的穿行，比賽似的疾馳。白雲外是青山，綠柳行裏是紅帘，在這裏他們將盡量的愛思，將盡量的喜悅，同樣的沉入於早春。

遠方：春的消息，從琴聲裡透出來了，牠不再是枯澀，牠不再是遲緩，用牠的希望撫弄這琴線：軟呵，情絲般的弦線，悠呵，好悠寂的琴音呀！牠是高亢地，清脆地，那樣的跳出。這是迷夢裏的喜悅呵，迷夢呵！

遠方，不可捉摸的遠方，我所不能盡我的想念之想念，各種不同的不可捉摸的遠方。

孫公週年紀念會場

我記得三民五權裡，有一條特別的綱目，大致是：被壓迫的婦女解放出來，恢復她們的權利。但在今天的紀念大會中，我除見到了幾個標着招待員字樣的半小姐，半奶奶式的女士們，其他穿兩脚褲又八字脚的雖有，穿得新簇簇的花服，梳得光溜溜的髮子的也有，我固然不敢肯定她們是爲省了幾毛錢，到了平時不輕易能到的地方，或者是來看熱鬧而逗逗的。我很奇怪民黨婦女之寥寥，但是只增多那些半小姐，半奶奶式的女士們，想也不會有

